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正德十年乙亥
至十三年戊寅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楊廉為南禮部侍郎 三月 大學士楊廷和丁憂 夏四月 土魯番歸哈密大掠嘉峪諸夷 閏四月 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開州同知何瑭為東昌府同知 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 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按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寖廣傅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

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
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
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
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
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闃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
矣

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

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段幣往土魯番
贖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
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
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

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
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
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
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
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谷參將陳乾
戰死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
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
事故去住不常夫文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
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絶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五月　以石琎爲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月　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都督桂勇帥師討几良哈　秋七月　北虜大寇固原平京等處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𬙊鈔害人時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世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𦔳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饋遺不貲萬苟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蚕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煩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

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求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求三上疏乞致仕　八月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虜寇固原平鞏　以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　東昌府同知何瑭奏乞致仕吏部不允　冬十月　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謫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權貴在位者皆觀望畏懼莫敢發世寧爲江西副使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剥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

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盖有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發卒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楮掠備至幾瘐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十一月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以王鴻儒為吏部侍郎　右都御

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虜寇榆林　三月　東昌府同知何瑭再乞致仕允歸　夏四月　安南國王黎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國事年號光紹陳暠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年號天應　五月　風霾大旱　六月　加王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秋七月　虜入宣府　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與楊一清素相善初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病劇

一清偕梁儲蔣冕就問之　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倚榻頓首遂卒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　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撤河內偽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　九月　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游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　陞王守仁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冬十月　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賜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討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煙答及斬巴思等凡衷甲者皆收繫捶死令內附夷兵刼其營外結瓦剌使擾哈密

九疇自搏戰敗其兵土魯番懼乃引去時總制彭澤經畧哈密諭火者他只丁速還哈密城印土魯番討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預養子之列知兵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誣奏澤九疇激變番夷以啟邊釁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籍爲民北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大學士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奬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

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十一月 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

十二年春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王守仁至贛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
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鬬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
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
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
乎夫囂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
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為此也言教懇懇其
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
之一竊伺剽掠大為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
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

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贑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

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殿試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加兵

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
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夏四月　大學
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
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旣而稱愈復出
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
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月
擢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食
　左都御史彭澤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
使納幣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
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

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李昆降叅政副使陳九疇亦爲民先是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嗛之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厰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勑諭有便宜處置語覽

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秋七月　加
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
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旣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秦
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爲牧地朱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
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

藩封不當盡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
王王得地宜益毋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駁曰若是可虞其
勿與事遂寢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以許逵爲
江西按察副使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
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
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

在豹房同臥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　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為明鑑不聽　九月　雨雹星隕　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冬十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各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都御史王縝撫治鄖陽縝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　十一月　楊廷和起復仍入閣辦事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二月　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游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太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夏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　五月己

亥朔日食　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虜入寧夏塞　上復議北廵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廵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勑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廵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柰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

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
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
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
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内閣草勅屢
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
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
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
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
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又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
草之旣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
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
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粱儲厲聲曰　皇上
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
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秋
七月　虜冦擁衆深入陜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
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
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殺阿爾倫遯入河西西海
之有虜自亦不刺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

河套子也　按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飾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倖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横

既連得利心益歆鹽而吉囊者復跳踉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盍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内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又撤之鎭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内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 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鹽法初廣鹽止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袁臨吉以濉高三府之民長苦乏鹽守仁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與而獘滋於奸

究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者并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得俞旨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僉都御史張淵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憲章錄卷第四十七

正德十四年己卯
至十六年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還京師　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　三月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恟恟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脩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且撤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　上以沮言者一時

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黄鞏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黄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内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奪俸半年　夏四月　命錦衣衛將黄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玨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

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

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五月　福建福州左

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千餘人因月糧缺

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巳

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

縱道用繩指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

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為隊伍鎖閉城門斷

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

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

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　勅差太監賴義駙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戒諭寧王宸濠革其護衛先是寧藩世畜異志迨濠奸惡尤甚至是因 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外議籍籍遂輿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張聲譽以惑衆心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寄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

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
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倖日盛太
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疏至
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
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　上曰朱寧臧賢
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
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
張銳初亦黨濠助楊廷和爲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
反謀且知　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
衛以免後患交爲內主　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

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
令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
勑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
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潜謀不
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
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勑錦
衣衛凡濠黨與速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
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
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者宜急起用庶
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替羡欲内閣

降勑切責鎭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適駙馬崔元聞遣詣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棄于趙府
賞命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勑
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
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
革其護衛盡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
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瓚建
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
然宸濠偵卒林華匿臧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複壁

外鎗木厨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　六月　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頼義崔元顔順壽等行京師諠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華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濠聞大驚竊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府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宫眷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所云楫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

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玆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令縛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賊敢擅殺邪反覆辨論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

發不聽令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絶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逵同燧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遂執鎮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户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黄宏僉事賴鳳都指揮許清白昻並械鎖下獄思聰與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劉吉參欽萬鋭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

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為所脇務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遂易小舟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才識復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未奉討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四方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仍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以闚北向至是亦為少沮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壮

命交十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逃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頴及衛縣官屬俱逃走濠令師夔守之　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濠偽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領哨官縛送軍門守仁即固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廵游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紘罷出

奸詭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福建叛軍進貴葉元保紏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廷平等處
秋七月朔宸濠屬宗支拱樤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栟李士實劉養正并閔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參賛指揮葛江爲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駡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上填塹攻城城

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
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銑手斬之支解其屍投
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
章告變兵書王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
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
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
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京戶書王鴻儒主給
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眞愼防瓜洲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
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
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南京戶部尚
書王鴻儒卒鴻儒南陽人少穎悟書過目成誦家貧
爲府史佐書知府段堅見而奇之命讀書府中續食
授衣俾專志於學提學副使陳選試之謂爲經世之
文尋發解河南第一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
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以至南戶書學有體要明
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

至是以宸濠反方督餉起兵又聞車駕南巡忽沮綏背卒謚文莊　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王守仁起義兵討宸濠躬督知府伍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癸丑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贑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贑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丙午大會于樟樹巳酉誓師守仁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

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
主將次早巳酉呼文定等四知府入手是牌授之曰
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新
舊廠以應省城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
之與戊發市汊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南昌城中
爲備甚嚴及廠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
衆遂呼譟梯絙入城擒拱樤萬銳等千餘人所遣宮
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
印信人心始寧遂促兵追濠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
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遡南昌濠繼

其後我衆謂賊勢强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
曰賊勢雖强未逢大敵唯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
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過於黄家渡
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各領精兵
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
却文定鬚鬢爲砲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
賊衆敗走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丁巳濠猶
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賊遂奔潰溺死者萬餘人妻妃及宫人皆赴

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
正等僞授官屬皆被擒江西平初濠將反婁妃嘗泣
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乃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
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　下
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
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
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
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
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
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隨歸

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指作威福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 福建叛軍進貴等以衛守府

前管監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聯惶懼進貴縊死業元保縣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九月　上至南京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

士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來深然之乃徐
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
躬非爲擒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
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擢吉安知府伍文
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　陞王
守仁廵撫江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禁約人民
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猪
音同國姓故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
居民將所養猪盡行減價賤賣　十一月　上在南

京王守仁至京口將徑趨行在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西守仁既還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啓釁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
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
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塲
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今矣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
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
皆附於彼柰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
將賜姓朱　十二月　上在南京
十五年春正月　彗星見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
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郊位不同且典章不可

柰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譏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柰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索日或數十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

召之必不至張忠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
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
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
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二月　上在南京　命吏
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會試考
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未廷試　三
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廻鑾謂大祀之
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
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
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
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
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
虞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王守仁上疏自劾　六月　上在南
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
浙洊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
冕自執章奏懇請廻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巳知道日下便要廻鑾儲等乃起

八月 上在南京 致仕大學士靳貴卒 乜剌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至鎮江 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撫柩嗟悼者久之

九月 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巳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 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

十一月

十二月 駐蹕通州宸

濠及逆黨宗室拱㰘等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燔屍揚之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　按崔銑曰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游啓入人又進劉瑾使傴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劉大夏爲冢宰以攻馬文升而黨與分自瑾逐劉健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桀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擢胡世寧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以石珤爲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　二月
上不豫　三月十四日丙寅上崩遺詔曰　皇考
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其聰明仁孝德器夙成
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丁卯
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皇親
邵蕙大學士梁儲尚書毛澄齎捧詔諭金符趨安陸
藩府奉迎　皇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黃金七十

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壼四百餘錦繡珠玉珍寶不可勝紀隱匿奏本數百件
戊寅遣迎官至安陸藩府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行禮開讀畢　上陞座藩府及安陸州衛官侍班乃進金符　上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有差　夏四月　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　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愼無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内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皐指揮駱安等凡四十

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拿舟者曰
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
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
楊應奎具合行禮儀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
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即位
候令旨俞允擇日具儀　壬寅駕至良鄉　上覽禮
部具儀謂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
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
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

登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
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洗正德間㢢
政溥海内外無不鼓舞快覩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
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興獻王
主祀稱號毛澄請之内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
當斬　會試中式舉人張璁請同鄉禮侍王瓚曰今
上繼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信
之遂形諸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以侍讀
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大會同

府部堂官翰林科道上議主祀漢成帝立定陶王為
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今 上入
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
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
懿王故事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議上 上曰此事體重大其再
議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
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大學士
梁儲乞致仕許之 論扈從功以袁宗皋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 殿試庚辰年

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狀元率諸進士於西角門上表謝恩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文時年八十有一以老疾力辭 上復遣行人齎璽書存問特加宮保柱國月給役米賜先世悉如其官蔭孫爲光祿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時懋已年踰八十矣 起何瑭爲山西提學副使瑭以居憂不赴任 六月 毛澄汪俊會府部大臣翰林科道上議武宗以神器授上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皇兄

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回
復錄魏明帝詔上之留中　召王守仁錄中止陞爲
南京兵部尚書衆贊機務守仁疏乞省墓　勅尊本
生父母及邵貴妃稱號　勅脩武宗實錄　召彭澤
爲兵部尚書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
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
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與
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
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秋七月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上疏其畧曰朝議擬尊聖考為皇叔父聖母為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天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以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惟聖明體察　上遣司禮監官以疏送至内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甲子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

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　八月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左門入　上遂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　毛澄等上言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裁定張璁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

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
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
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
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背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
一舉平定張永攘為己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陸誾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
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
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
部追奪誥券削為編民又允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
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

奏盡行華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　毛澄等
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
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還宜將張璁戒諭
不聽　大學士袁宗皐卒　上命備鸞駕奉迎聖母禮
部奏請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
母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與奉聖母
歸藩羣臣惶怖　召大學士費宏復入內閣　冬十
月　己卯張璁齎疏至左順門楊廷和令脩撰楊維
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璁不聽遂上疏及大禮或
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　辛巳勅禮部曰聖母慈壽

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
帝毋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
固違　壬午聖母至由大明中門入　上候迎午門
内入見奉先殿奉慈殿　乙酉兵部主事霍韜同知
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
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　十一月　丙辰遣司禮
監官至内閣諭令擬加皇太后興獻后尊號楊廷和
等上言少俟來年　皇上大昏禮成加上　諭江西
平宸濠功王守仁封新建伯給誥券世襲其餘陞賞
各有差　甲戌乾清宫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之張

璁大禮或問留中者如下禮部看詳時大學士楊一清家居寓書吏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當從之宇不聽　乙亥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璁之議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喬宇壽以孟春爲吏部侍郎熊浹陞僉事時費宏初起用爲大學士以浹爲鄉人恐廷和致疑遂外補之　十二月　選張璁爲南京刑部主事尚書石珤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　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

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起林
俊爲工部尚書疏辭不允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與
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
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
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
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
可勉録皇號 内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
張璁嘗爲邪説願罷斥之後璁等據經累疏極言大
合 上意以全大孝從之大明會典可考也

憲章録卷第四十七